

牛汝辰 著

地图测绘与

中国疆域变迁

——
地图主权价值论

人民日报出版社

地图测绘与中国疆域变迁

——地图主权价值论

牛汝辰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目录 (CIP) 数据

地图测绘与中国疆域变迁/牛汝辰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5. 11

ISBN 7-80208-027-4

I. 地… II. 牛… III. 政区—疆域—测绘—中国… IV. K751. 2
中国版本图书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8911 号

书 名: 地图测绘与中国疆域变迁—地图主权价值论

著 者: 牛汝辰

责任编辑: 原 野

封面设计: 王军文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 编: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8345632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郑庄宏伟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0. 375

印 数: 1000

印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08-027-4

定 价: 22. 00 元

序

疆域变迁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又是不可回避的历史问题。20 世纪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在列强割据,霸占军事基地,弱国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时代,对疆域变迁问题是讳莫如深的。记得在 20 世纪 50 年代,在新中国出版的地图上,都要加上一条说明:“本图国界根据申报馆旧地图画法”的字样,避免引发国际争议和纠纷!而今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大陆边界,全部经过勘界,达成协议,签订了边界条约,中国政府坚持睦邻友好外交政策,对海上经济管辖区的划分和海岛,也明确执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以维护地区和平环境,构建国际和谐社会为宗旨。此时此刻,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理性地重新审视我国疆域变迁的史实,实事求是地研究其地图测绘的过程,才有了可能与必要。

牛汝辰同志非常热心于测绘科学事业,对地图史学更是情有独钟,潜心钻研,满怀爱国热情,为读者编著了这部力作。作者对我国当今疆域的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轨迹,对清代以来的国土测绘、地图出版事业的发展,以及边界争议谈判与边界界约的签订,乃至地理命名中的殖民地色彩

残余,来龙去脉,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该书史料丰富,行文流畅,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是一部难能可贵的好书。细细品读此书,必将有助于加深热爱祖国的情愫,振兴中华的信心,增强对地图测绘事业的历史使命感。

同时,这部书的出版,有可能会引起国际政治家和战略家的特别关注,他们从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的视角,进行“另类”的剖析和揣测。当然,本书不是档案库,不是字典,本来就不可能对所有涉及中国疆域变迁的问题,写到滴水不漏的地步,只是科学研究的一家之言,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我们希望牛汝辰同志的这部力作,能发挥引导作用,呼唤国人对国家领土、领海和领空安全的深切关注,开展调查研究,为应对国际挑战而共同努力。本书的作用不限于文本的叙述和灌输,更大的社会效益可能在于启发和引导!尊意以为如何?请不吝赐教。

2005年7月14日,土地节日

前 言

国家产生就必然会出现国界,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地图。二者源远流长,联系密切。作为国与国之间的疆界的标示,都要也只能反映在地图上。可以肯定,地图与边界,或边界与地图,几乎是同样古老、同样久远。

地图政治学是一个新兴的学科,目前关注的人还不多,研究成果也屈指可数。地图的基本定义就是空间的再现。地图往往再现的是文化象征、政治倾向、历史过程和社会利益。由于这些利益从关于地球知识的巨型仓库中,选取了地图所要再现的东西,这些利益是以呈现或缺漏的方式蕴含在地图里。每张地图呈显了此而非呈显彼,并以这种方式呈现它所呈显的事物和观点。

仅以中印边界为例,就可说明地图测绘与领土主权复杂而重要的关系。

在中国印制的地图上,西藏南部有一片地区只标志寥寥无几的城镇地名。那片地区事实上只在中国地图上属于中国。如果换一张印度地图,那片地区是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定居在那里的印度人比全西藏的人口总和还多两倍。目前中印两国的实际领土控制线是中国一直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画在中国地图上实际却在印度控制下的土地有九万多平方公里。

事实上,20世纪以前,这一段中印边界从来没有明确划定过,而是以东方式的模糊形态按照传统进行实际控制,甚至有双方都不管的地段。随着英国势力沿着印度大陆不断向北扩张,与西藏发生碰撞,出现了需要以西方式主权精确划界的问题。1914年3月那条分界线与此前国际上习惯认定并在各种官方(包括英国)出版物和地图上一直沿用的分界线不同,大大向西藏纵深推进,把原本在西藏境内资源最丰富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划进了大英帝国的印度殖民

地。

但是即使在西姆拉会议之后 20 年时间,出于担心合法性不足,英国一直没有公开宣布条约,也没有在他出版的地图上改变中印边界的传统划法。那个传统边界和“麦克马洪线”之间所夹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就是中国和印度争执至今的,现在中国出版的地图继续按传统划界,印度地图则早已经把“麦克马洪线”当成了正式的合法边界。1950 年以前,不管双方的地图怎么画,那片地区没有驻军,不设边防,行政建制也不存在或徒有虚名,老百姓按照祖祖辈辈的方式生活,国际政治与他们无关。1949 年后,大概是新独立的印度看到一个强大的新中国正在诞生,而且即将向西藏挺进,只有趁其尚未全面控制西藏以前先下手为强,从 1950 年,印军开始向北推进,到 1953 年,“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全部被印度实际控制。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时刚刚进藏,没有能力做出实质性反应。当时的印度政府在国际社会又对新中国采取友好姿态,我国也以友好相待。虽然中印之间上世纪 60 年代为了边界问题曾有过一次战争,但边界纠纷一直存在,而且解决的困难很大。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边界划分,总是同地图标示联系在一起。地图不仅再现历史,而且还创造历史。印度地图的“麦克马洪线”就创造了这样一个卑劣的侵略历史。

我的这本《地图测绘与中国疆域变迁》一书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完成的,从地图与中国版图关系的各个角度作了初步地探索,存在不周也是难免的。目前系统论述地图测绘与政治、主权和外交关系的专著还很少。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同时企盼有更多的人能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来充分研究地图测绘的社会政治功能。恳切欢迎同仁赐教,不胜感激。

牛汝展

识于 2005 年 5 月 20 日

目 录

序	陈述彭(1)
前言	(3)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二章 中国疆域版图及其变迁	(6)
一、边疆民族政权与清朝奠定国家疆域的关系	(7)
二、清朝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疆域版图	(7)
三、小结	(9)
第三章 中国周边安全与边界领土争端	(22)
一、中国周边安全	(23)
二、边界领土争端	(26)
三、关于旧中国出版的地图问题	(33)
四、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上创立了新的范例	(33)
五、中国与邻国边界尚未解决的几种情况	(35)
六、地图在解决边界争端中的作用	(39)
第四章 清代以来的中国疆域边界测绘	(43)
一、清代的疆界测绘	(44)
二、民国时期的国界测绘和地图出版	(47)
三、主要地图出版社及其出版的地图	(49)
第五章 传教士与中国地图	(54)
一、早期传教士对中国地图测绘的影响	(54)

二、康熙朝的《皇舆全览图》	(62)
三、乾隆朝的全国舆图测绘	(69)
四、传教士测绘方法	(71)
第六章 外国列强偷测我国舆图	(73)
一、清代中国边患背景	(74)
二、清代外国人在华的非法测绘	(78)
三、民国时期西方列强在华的测绘	(91)
四、民国时期日本的侵华测绘	(94)
第七章 悉地理地图 方能寸土必争	(102)
一、中俄伊犁、帕米尔谈判	(103)
二、中日“间岛”谈判	(109)
第八章 从地图看中俄(前苏联)边界争端	(114)
一、中俄边界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过程	(115)
二、历史上中俄东段边界争端中的地图证据	(129)
第九章 中印边界纠纷中的地图价值	(184)
一、边界谈判最新进展	(185)
二、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	(188)
三、印度违背中印协定,强占中国领土	(188)
四、中印西段边界照会问题	(190)
五、从制图学的角度来看“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	(197)
六、中国政府列举的部分地图证据	(200)
七、印度学者关于中印边界的论述	(205)

第十章 南海诸岛疆域争端中的地图证据	(215)
一、有关南海诸岛的地图记载	(216)
三、民国时期反映南沙群岛属于中国的地图	(228)
四、历史地图证明南海诸岛自古属中国领土	(233)
五、今日南沙群岛争端当事国将南沙群岛划入 中国版图的地图	(234)
六、今日南沙群岛当事国之外的第三方出版的地图 承认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235)
七、南海断续国界线与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 无可争辩的主权	(236)
八、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与南沙群岛	(238)
九、1946 年接收南沙群岛	(240)
十、中国公布的南海诸岛地名表	(242)
十一、16 至 19 世纪外国地图上的帕拉塞尔不是 我国的西沙群岛	(247)
 第十一章 从地图看中日钓鱼岛主权之争	(260)
一、从地图看钓鱼岛列岛的主权归属	(261)
二、日本学者井上清关于钓鱼岛归属的论述	(267)
三、日本侵华期间的地图测绘	(272)
 第十二章 地名与主权	(281)
一、关于珠穆朗玛峰的名称	(281)
二、强加在帕米尔地区的俄英地名	(287)
三、香港地名的殖民色彩	(296)
四、澳门地名的殖民色彩	(304)
 主要参考文献	(311)
后记	(315)

第一章

绪 论

中国今天的版图奠定于清代，这是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基本一致的看法。因此，清代疆域形成之研究一直是史学界的热点。但从地图的角度来研究清代疆域形成的著述尚不多见。边界划分，总是同地图标示联系在一起，由边界划分而形成的国界也总要用地图来表示。中国古人对版图的理解亦是“国家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呼其有地”。17世纪以前，世界各国均没有明确的“领土”和“边界”概念。从17世纪及18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掀起划定边界，并向近代化国家迈进的热潮，地图则作为一种证明国家领土范围的工具开始备受重视，这一时期的英、法、俄、西班牙等国都在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绘制了自己的地图。与此相似的是，远在东方的清王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也已运用西方耶稣会士传入的近代制图学新方法，根据中国历代王朝管辖范围和边疆各民族的活动范围绘制帝国地图，“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国乃已告竣”，并把测绘地图与版图的确定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后，康熙《皇舆全览图》及在其前后形成的一些地图中都对界碑做了标示。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军用兵西北。三月，当清军对准部战争刚取得初步胜利时，乾隆帝即发出指示：“测其北极高度，东西偏度，绘图呈览。”五月，清军直抵伊犁，对准战争取得胜利，乾隆帝遂下令：“西师奏凯，大兵直抵伊犁，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其星辰分野，日月进入，昼夜节气时刻，宜载入时宪书，颁赐正朔，其山川道里，应详细相度，载入皇舆全图，以昭中外一统之盛。”

与我们今天的地图不同，康雍乾时期所绘制的地图，对两个国家或两个政权之间的边界线均没有做明确标示，而长期以来中国中原王朝与周边部族、政权之间更是存在着千丝万缕、极为复杂的关系，这就使得我们在利用古地图来论证疆域问题的时候，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所幸，文献资料在中国制图学的传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地图往往是和大量的文本材料相互依托而存在

的,这样,我们便可以通过二者之间的相互参照,来实现研究的目的。

我们的研究重点将从政治及治国的角度来审视地图,即把地图视为能反映制图者空间观、政治势力以及与外界环境关系的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人工制品,并对一些疆域问题进行探究。

在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上均对当时的疆域进行了标示,形成了一条边界线。通过研究,我们将地图上疆界的形成归纳为两种模式:通过订立条约来确定边界,如中俄东段和中段边界及中国同尼泊尔之间边界的形成;按照传统习惯线来划界,典型的是康熙年间中朝之间边界的划定。

“任何地图都不能脱离它所产生的背景而成为纯粹客观的表现物”,各种现实因素及制图者的主观意志决定着地图所体现的内容。尤其是在封建时代里,帝王思想和意志往往会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在后面的叙述中,这一问题将以个案分析的形式被提出来重点探讨,以说明清代疆域的形成过程并非像在地图上所表现的那样简单,而是相当曲折、复杂的。

清廷十分注重用舆图来表明自己的疆域范围,并力求地图的精准性,这种舆图绘制观念在当时世界上是非常先进的。但是,从疆域观上来讲,清廷与当时欧洲国家相比则明显滞后了。虽然《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的相继签署,使得清朝在处理同周边的国家和政权的关系上,除恪守传统的朝贡体系外,又添入了条约关系。清朝统治者传统的疆域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与以往各朝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然而从本质上而言,“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的观念仍是清朝处理边疆问题的主要指导思想,制约着清廷对边疆尤其是边界地区的管辖和治理。步入近代以后,中国边患四伏,除去中国国势衰微、强敌环伺这一主要因素外,清廷本身对边疆地区的施政不利也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中国绘制大地坐标系统的实测地图的想法萌发于西方测量技术传入的时代,实际测绘则始于清康乾年间。康熙四十七年

(1708年), 清廷组织大量人力和物力, 对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大地测量活动, 即使对道路不畅的西藏地区也派专员前往, 历十年之久制成了康熙《皇舆全览图》。这不仅是中国, 亦是世界上第一次运用近代制图学方法进行的全国性测量, 规模之大、测量之精确令西方国家叹服。

这件传世大作的完成, 主要依赖于两方面的努力: 一是清廷, 确切的说是康熙帝; 一是西方耶稣会士。而促使二者联手进行此事的契机则是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这与中国传统社会里地图功能的限定有极大的渊源。

今天地图的形式可谓五花八门, 功能也是多种多样, 其中社会功能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但从古代中国地图的制作上看, 其行政功能, 即地图的政治属性占据着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

中国制图术的大部分历史是和中国的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所说的政治文化, 指的是统治者及遴选出来各司其职以辅佐其统治者的学者型官僚阶级的机构和实践活动。

清初制图一般都是在清廷的主持下进行的, 因此, 地图更多体现的是统治集团的意志和利益。中国人对版图的理解是“国家有疆宇, 谓之版图, 版言乎其有民, 图言乎其有地”。人口和土地是国家赖以存在的最基本要素, 二者密不可分, 地图则反映了国家对二者控制的结果。

一提起清朝的地理勘测和地图的绘制,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耶稣会士所做的工作。实际上, 早在清军入关后不久, 清廷即下令对全国进行广泛的土地勘测, 这次调查活动是清廷在清初错综复杂的社会斗争的背景下, 为巩固自己在中原的统治而进行的, 其结果并没有以地图的形式出现。

满洲入关后, 满洲贵族所面临的一个最大课题就是如何稳定和扩大自己对中原的统治。满洲人口充其量不过占帝国总人口的2%, 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 但其统治区域却差不多是原来的20倍。清朝统治者吸取了元朝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 采取拉拢汉

族士绅、吸收汉族传统文化、照顾百姓生计、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等政策，试图以此来削弱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隔阂。与此同时，可靠的地理信息对维持和扩大政治统治是极其必要的，满洲贵族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入关后，他们除了依靠明朝留下的地理文献及地图了解全国情况外，自己也开始主持一些全国性测绘工作。

由于“任何地图都不能脱离它所产生的背景而成为纯粹客观的表现物”，因此各种现实因素、制图者的空间观、政治观及其与外界环境的关系等都制约着地图所体现的内容。康雍乾时期的舆图大多是在官方的领导下完成的。因此，这一时期的舆图更多反映的是清朝统治者的思想和意志。

清代《皇舆全览图》和《内府舆图》的绘制是与清王朝对全国的统一和国家疆域的有效管辖密切联系的，尤其是和清朝统一边疆的进程相关。康熙雍正朝，除准噶尔部割据西北边疆外，其他边疆地区全部统一，故康熙雍正朝《皇舆全览图》和《皇舆图》都有明确的绘制和经纬度测量。对于尚不能进行测量的西域地区，清朝也在地图上以虚线标注，乾隆朝一旦统一完成，立即进行测量，绘制新图。

清朝在绘制地图时，十分明确地标出其对领土的主权范围和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尤其注意西藏、新疆和东南海域的边疆。

第二章

中国疆域版图及其变迁

一、边疆民族政权与清朝奠定国家疆域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是如何形成和确定的？我们说今天中国有 96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是以什么标准划定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还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形成的？

中国疆域形成的背景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那么这个历史时期是指哪一个时期？秦期的疆域：西只到“临洮、羌中，北阴山和辽东”；唐朝的疆域：“西至西安府，北至单于府”；明朝的疆域：“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北抵云朔”；上述史籍记载都不够准确，都不是历史上完整的中国版图，元朝疆域很大；“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但实际管辖又过于松散。所以我们把清朝作为版图奠定的重要时期。

二、清朝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疆域版图

自 17 世纪中叶，随着清朝完成国家统一的进程，中国传统的疆界受到外来力量的挑战，分疆划界开始成为清朝政府对外关系和对统一边疆的重要内容。

在边界问题上，中国当时也没有科学的边界概念及划界条约。而清朝与俄国通过中俄《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恰克图条约》等谈判解决划界问题，是中国政府首次与外国政府就两国边界，正式勘界、划界，是具有近代意义的边界交涉。从康熙朝前期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分中俄东段边界到乾隆末年与廓尔喀划界，历时一个世纪，除了与俄国签订边界条约外，中国与大多数的周邻国家没有订立边界条约，一般是按照传统习惯边界线确定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疆界。张振概括这一时期所出现的疆界问题和清朝边界的办法，分为以下两种：（1）按照近代国际法划界；（2）依据传统习惯线划界。

按照近代国际法划界的，主要是中俄、中尼之间的划界。中俄 1689 年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后，就是按照近代国际法划分两国边界的。